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甲子靖逆將軍葉山兩廣總督
祁璵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

上諭。御史蘇廷魁奏。粵海逆夷潛遁。當乘機速辦善後事宜一摺。
著奕山等相度機宜。妥籌辦理等因。欽此。等。悉心查覈。如該
御史奏稱。粵中傳聞逆夷為唾喇喇攻破。是以逆船紛紛
遁回。援救一節。業經等。以得自傳聞。究無確據。曾於前
次奏報摺內。聲明在案。是該御史所奏。合之粵中傳說。不
為無因。惟該逆兵船。是否因此紛紛遁回。前已密飭查探。

茲據署大鵬協副將。及各處探報。前聞噠喇將。噶國兵頭。戕害。噶夷遣火輪船來粵。趕回兵船巡船。駛至噠喇。應援之說。如果屬實。自不應有兵船駛至。乃現在噶夷兵船火船。又陸續駛到三十餘隻。查探所到之船。已有向東開駛者。其餘灣泊各船。或云留泊香港。或云亦欲駛往江浙。據查探情形。似該逆夷船隻。駛回噠喇。應援之說。未必可信。但近日又訪聞得噶國之東。本年另有恩田國。相距約三月水程。噶夷欲奪其地。被恩田國設計誘騙。於本年正月內。殺斃噶兵萬餘名。現在干戈仍未止息等語。又傳聞逆夷先與喀布爾本年打仗。現在又與治拉拉拔本年打仗。有地

名古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奪回。該逆夷深恐喀布爾與治拉拉拔和好。又訪聞喀布爾與唃啊喇各處總名印度各等語。孛等竊思該夷在海外欺凌各國。因而各國與之為難。似係勢所必有。而現在查詢該國夷眾。所有唃啊喇。恩田國。及喀布爾各情節。或稱得自風聞。或稱並無其事。其所言各地名。亦恐語音不無謬錯。一時殊難得實。孛等自當隨時再為查訪。如果探有確信。即當據實奏報。該御史又稱。選派鄉勇。厚集兵力。趕緊修築虎門礮臺。安置礮位一節。查虎門十處礮臺。前經奏明修復之法。必須由內及外。次第興辦。此時逆船若陸續撤退。留泊粵洋無多。原可

趁此購料興工。乘機趕辦。無如該逆兵巡各船。在本年二月以後。分泊各處洋面。未經東駛者。已有十六隻。其自三月後。至四月二十二日止。陸續駛來兵巡火輪等船。共計三十隻。除前報駛往閩浙十五隻。其有由閩浙駛回。及欲往閩浙尚未開行者。仍有十五隻。均泊於九州。三角。尖沙。背各洋面。前已奏明在案。現又據該營縣續報。四月二十三日。由暎國新到三桅兵船二隻。中小巡船三隻。二十四日。新到中巡船一隻。二十五日。又新到最大三桅巡船一隻。礮位三層。約礮七十餘門。均泊尖沙背。是否駛往閩浙。尚未可知。以現在情形而論。統計粵洋留泊逆船。前後尚

有三十八隻。近來夷船逐日加增。虎門地接外洋。一經興工。該逆勢必阻撓。於事仍屬無濟。李隨時相度機宜。一有可乘之隙。即當趁勢趕緊興修。以壯聲威而資抵禦。該御史又稱。省城東北燕塘墟。距省僅十餘里。其要隘莫過於城東之大沙河。宜築長隄。並於省城西南龜岡東岸。添設營兵一節。李等伏查燕塘墟在省之東。約十餘里。地勢寬廠。向係官兵演礮之所。現紮廣西兵營盤。該處距河道較遠。尚非要隘。其進東之得勝坪。龍船墟。及進南之石牌。員村。程界一帶。岡嶺重複。較之燕塘墟。尤為扼要。各該處均早已分駐壯勇。至大沙河在城東。僅止數里。或附近村莊。

或地勢低窪。岑等前已委員查勘。築隄諸多窒礙。且迤東之獵德。填塞河道。桃家園。洋桃地。及迤南之二沙尾。赤岡。均建有礮臺。河南之鴨墩下渡。亦建有土墩。各該處俱撥陸勇。河面復有水勇。來往巡查。足資守禦。至省城西南龜岡地方。本有礮臺。其迤北更有海珠永靖西礮臺。及新墩竹排頭。鳳凰岡等處礮臺。迤南亦本有大王窖。龜岡礮臺。因上年四月。各臺均被逆夷所毀。至去年冬月。即均陸續修復。岑等因龜岡地處中流。其勢尚孤。是以於迤西之東盟。迤東之南石頭兩處。又各築礮臺。為犄角之勢。分駐兵勇。操演大礮。岑等復恐港汊紛歧。該逆船乘潮潛襲。又於

龜岡下游迤南之漚窖。大石。三山窖等處。填塞河道。復於三元岡。蚡蛇洞。大岡邊。穗石。南亭。大石。大山。官山。官洲。崙頭。及龜岡迤西之五斗口。大通窖。登洲。三公口。西北之泥城。繒步等處。安設礮臺土墩。分布水陸壯勇。以上各路要隘。由管理團練局鎮道大員。督同文武員弁。相度地勢。訓練兵勇。逐日勤操技藝。按期演放大礮。聲勢極為聯絡。擊等。復輪流週歷各隘口。覆加校閱。考其勤惰。定以賞罰。體察現在情形。近省一帶。層層關隘。較之該御史所奏。益為周密。如有應隨時變通之處。擊等。自當熟籌妥辦。仰紆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覆奏。御史蘇廷魁條奏夷務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粵洋夷船。近日逐漸加增。所有近省各隘。必應嚴密防守。據奏上年冬月。均已陸續修復。即著該將軍等。嚴飭管理鎮道大員。督同員弁。相度地勢。勤加訓練。該將軍等。仍輪流巡閱。毋使稍有懈玩。至虎門為全省屏蔽。該處礮臺。仍著乘機修復。又所稱嘆逆國中。現除嗔啊喇外。復訪聞有恩田國。與該逆奪地起釁。干戈未息。及該逆與喀布爾。並治拉拉拔打仗各情。是否傳播有因。仍著隨時探明具奏。其自四月二十日後。陸續新到逆船。是否仍泊粵洋。或已駛往閩浙。一經探明。即行奏聞。

揚威將軍奕經奏。四月十六日。曾將獲到各夷。送交逆酋。

恭摺具奏。嗣因行至平湖縣。夷船已退出乍浦。復行折回。與續獲白黑夷人三名。共十六名。一併奏明。收禁省城。各在案。此項夷俘。前此雖未送到。料該逆必有風聞。其獲到各夷。留禁在省。無論如何防範嚴密。總不免漢奸窺伺。借事造言。以惑眾心。且逆夷疊次送還。被拘滿漢官兵。今將夷俘若復拘留。恐無以折服其心。並查所獲夷人。復經問訊明確。此內並無較大頭目。留之亦屬無益。似不如仍照前次辦理。趁此時概行送還。俾先知感。卒奕經。齊慎。與浙江巡撫劉韻珂。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公同商酌。意見相同。不揣冒昧。仍由伊里布給與書玉。將獲禁白黑夷十六

名。派委妥人。一併送赴招寶山。交還逆夷羅卜喇收領。該逆極為恭順。並稱即赴定海。稟知逆目曠囑噎等語。並查欽差大臣耆英。現在回浙。等語。業已行知。遵

旨相機妥辦。再。等伊里布。尚須前赴嘉興接印。等語。亦商定俟接印後。查明何處緊要。即在何處就近辦理一切。似較妥便。殊批知道了。

乙丑。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五月初九日。臣於嘉定縣城。將吳淞海口失陷緣由。馳奏在案。旋於初十日。馳抵崑山縣境。查崑山為蘇松水路晉省要口。臣沿途收集散回兵丁。約計二千四百多名。軍械破位。尚未全行散失。探得兩

日以來。夷船已進吳淞。未抵上海。據蘇松總兵周世榮面稟。當時實已擊壞三桅船三隻。火輪船一隻。俱斷後航。逆夷有無沈溺。瞭望不清等語。查該逆犬豕性成。前在甯郡時。尚以假仁假義。煽惑人心。及攻陷乍浦後。惟知恣意擄掠。直是強盜。此次暮入寶山。一無所得。上海商民。連徙一空。該夷偵知無可貪圖。勢必分竄四竄。松江一水可通。亟當斷其來路。即飭提標中營參將許聯鑣。前營遊擊王鳳翔。管帶弁丁。馳回松江。於離城南門外六里之大陸溼地方。築隄守禦。又飛檄壽春鎮總兵尤勳。即將所帶之兵一千餘名。駐紮松江。相機防勦。此松江一路防守之情形也。

再查黃浦大江。南入泖湖。以達太湖。即通蘇州之葦衣浜。
寶帶橋一帶。該處逼近省垣。撫臣程晉來。已派揚州兵在
彼駐紮。臣又添派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管帶弁兵七百名。
赴彼堵截彈壓。此一路湖汊紛歧。駕駛數百里。始到省城。
寶帶橋形勢最要。該逆杉板船。斷難闖進。此省城東南防
守情形也。其劉河。福山。兩口。亦為通海要道。通臬司崇恩。
由常熟海口。馳抵崑山。在舟中接晤後。即委令前往該二
處。設法堙塞。絕其窺伺。此福山劉河防守情形也。至崑山
縣境所轄之三江口。南達泖湖。北通太倉。東至上海。西為
進省要路。該逆大船。雖不能行走。而大小杉板船隻。難保

其不駛入。然自青浦縣所轄之黃濱地方。溯水即不能到彼。不能大肆鴟張。臣已督飭總兵周世榮設法防範。並豫備破壞糧船一二十隻。實以泥篋。俟逆船到時。填塞河心。斷其來路。所有收集兵丁。除分遣外。尚有一千四百名。足資應手。此臣駐紮崑山防守情形也。至續調防守浙江之弁兵一千名。臣已飛咨撫臣留駐省城。以壯聲威。臣又聞湖北提督劉元孝所帶之兵一千名。不日可到蘇州。更足以資彈壓而安人心。總之該逆不敢舍其大船巢穴。深入重地。經臣前已奏明。縱使搶掠商船。編排木筏。膽敢內犯。而我之兵力有所施張。不至如海口之徑撻元鋒。當不

致再有疏虞。臣惟有竭盡駑駘。詳慎辦理。斷不敢稍存大意。重滋罪戾。以期仰紓

聖慮。

牛繼又奏。署遊擊張憲。左臂受火箭重傷。於嘉定逢次晤。臣面稱該逆大兵船。連桅高有數十丈。船身三層。俱有礮眼。不見一人。其火輪等船。亦均不見一人。該遊擊與提臣陳化成督戰時。連用大礮擊中火輪船三隻。後艙。提臣以為可以沉沒。閱時竟安然無恙。後又擊斷大船高桅一段。亦竟無恙。我兵用礮擊中大船正身。反將礮子碰回。斃我守礮之兵。提臣見此光景。頓足長嘆。自言事不可為。俄而

被礮子擊中左臂而斃。該遊擊亦受火箭重傷。並稱松江吳淞太湖之兵。傷亡最多等語。臣聞此言。痛哭推胸。自怨自艾。該逆船雖如此兇惡。決不能駛入江口內。犯自恨不能。及早將寶山縣城搬空。以守吳淞之法。專用全力拒守東溝。或可制其死命。良由臣無才無識。貽誤至此。臣雖萬死。何足蔽辜。又臣於初八日卯刻。據崇明縣令稟報。該逆船有二十餘隻。在崇明洋面游奕。適署崇明總兵京口副將林明瑞。在太倉州舟中見面。臣飭令趕緊赴任。與現署總兵王士達。協力堵禦。並囑其將大船可到之口岸。破位作速搬回。於適中扼要之處。厚集兵力。據險死守。該逆不

能搗其大礮深入。我之槍礮始可得手。然而該逆志在擄掠。崇明海外窮壤。非其垂涎。福山劉河各口。俱有淤灘。揚子江有六百里之長。始通海洋。沙線曲折。處處可以擱淺。均皆設有重兵。彼若乘木筏小船來犯。儘可聚而殲之。已嚴飭各營弁。加倍小心防範矣。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調遣防禦省城情形一摺。逆船已進吳淞。未抵上海。所有近省各隘。既據該督分派將備帶兵前往。務當實力堵截。毋稍疏虞。至崑山縣西為進省要路。該逆杉板船既可駛入。尤應設法防範。該督擬將破壞糧船。實以泥翼填塞河心。是否足以斷其來路。且逆船如果駛進。兩岸皆須伏有精兵。

槍礮夾擊。始可制其死命。不得因該逆大船不能深入。稍存大意。又片奏。遊擊張蕙面稟。此次接仗情形。可見洋面接仗。我兵槍礮。即將逆船打中。亦屬無益。是以朕早諭及矣。而逆船轉能將巨礮安設大桅之上。居高擊我。其礮子能及若干里。此外杉板火輪船。是否亦有桅上之礮。該遊擊既係目擊身經。著再行詳細面詢。馳奏。至崇明孤懸海中。現在逆船既在該處遊奕。著該督飭令署總兵林明瑞等。協力堵禦。務須加倍小心。是為至要。將此諭知牛鑑。並程高采知之。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竊等。於五月初七日。接據兩江總督牛鑑咨。調現駐平湖縣壽春鎮總

兵尤渤帶兵一千名馳赴上海應援。李等即飛飭該總兵先將河南兵一千一百名全數帶往。嗣於初八日復據牛鑑移咨吳淞海口情形緊迫。將總兵尤渤所帶官兵共二千名全行調赴上海。俾作應援。當復飛飭該鎮及陝甘帶兵官將甯夏兵四百名肅州兵五百名一併星夜帶赴上海。豫備接應。茲又接據江蘇巡撫程爾采移咨逆夷已於初八日攻陷寶山縣。火輪船二隻駛入吳淞海口。逼近上海縣城。則黃浦河官兵不便行走。應由嘉興馳赴蘇州。以資捍衛。查逆船既逼近上海。蘇州省城即屬喫緊。復飛飭總兵尤渤改道馳抵蘇州。聽候調撥。若該省尚須添兵。李

等業將調回省垣江甯旗兵八百名。撥往嘉興一帶擇要屯紮。仍可就近調撥。至浙江省城尚有征兵四千四百餘名。其續調廣西兵一千名。亦將次到省。堪資守禦。現接探報。定海街頭及岑港歧頭洋面等處。分泊夷船十三隻。又據象山稟報。先後由西南洋面駛過火輪船三隻。大小夷船八隻。均向東北外洋駛去。又據鎮海縣稟報。自定海外洋駛出夷船二十一隻。在金塘洋面遊奕等情。查夷情叵測。其前犯乍浦船隻。現已由浙而北。進逼吳淞海口。該逆既有北赴天津之謠。且又添有夷船多隻。駛過浙洋。誠難保其不乘時多南風。連幫北竄。是江蘇連北沿海口岸。均

宜從嚴守禦。以期有備無患。再李特依順。現於五月十一日。自嘉興回省。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續撥官兵赴蘇。並近日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逆夷現在攻陷寶山。逼近上海。蘇州省城緊要。該督撫等。咨調壽春鎮總兵尤渤所帶官兵二千名。著即飭由嘉興馳赴蘇州。以資捍衛。至江甯旗兵八百名。前已有旨。諭令撤回江甯駐防。所有嘉興一帶。著該將軍等。另撥官兵。前往防守。現在定海衛頭。及岑港。岐頭各洋面。既有分泊夷船十三隻。又報有火輪船三隻。大小夷船八隻。向東北外洋駛去。夷船二十一隻。在金塘洋面遊奕。該逆來往靡常。情形叵測。該將軍等。務須

嚴密防範。毋少疏虞。或乘此大幫船隻前赴蘇省之時。設法進剿。多方牽制。當可得手。仍著確探逆船蹤跡。隨時迅速具奏。將此諭令奕經。特依順。齊慎知之。

又

諭前經屢次降旨。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夷船駛入。不得與之海上爭鋒。致難得力。計惟誘之登陸。我兵分路橫擊。或從背後抄截。自可制其死命。逆夷兩次侵犯臺灣。連洪阿等。遵奏前旨。誘令深入。然後勦擊。是以得手。本日據牛鑑奏。寶山接仗情形。恨不全力拒守東溝等語。是沿海堵禦。不能決勝。後路拒守。實關緊要。已可概見。現據奕經等奏。夷船多隻。駛過浙洋。並有北

赴天津之謠。難保不乘風北駛。著訥爾經額。禧恩。哈琅阿。托渾布。相度地勢。先事豫籌。務將前路兵燬。移置後層。待其舍舟登陸。厚集兵力。聚而殲旃。當可大獲勝仗。斷不可沿海迎戰。再蹈覆轍。是為至要。牛鑑原片。著鈔給閱者。至大沽以東。至山海關一帶。既難處處添增兵燬。設使該逆於海岸空闊處所。以小船裝載逆夷。散位分路登岸。肆行滋擾。又將何以禦之。並著訥爾經額等。先事備防。勿留罅隙。將此各諭令知之。

欽差大臣耆英奏。竊於五月初六日。行抵距江西一站之西安縣地方。恭奉

諭旨。著耆英暫緩起程。俟嘉興。乍浦。布置諸務妥協。折回杭州省

城。協同奕經等。加意防守等因。欽此。李道即返棹。於初七日奉到。

諭旨。著英著遵照。昨奉諭旨。於嘉興乍浦一帶酌量扼要處所。駐紮控制。妥辦諸務。該大臣昨奏。外委陳志剛回稟。該逆不願戰。禍祇求通商。該外委既經面見逆酋。必非兩言而止。此外有何言語。並未詳晰聲敘。著英據實具奏。本日又據奕經等奏。請將辦理羈縻事宜。專交著英辦理。著貴成。著英。妥為商辦等因。欽此。遵即晝夜兼程。於初十日旋抵浙省。伏思。人材本庸愚。性尤粗直。當此夷務喫緊之際。不敢稍存推諉之見。今

欽奉

諭旨。令李於嘉興乍浦一帶酌量扼要處所。駐紮控制。並將羈縻事宜責成李。妥為商辦。李惟有竭盡犬馬愚誠。會同伊里布等熟商妥籌辦理。查嘉興自乍浦夷船退出之後。經地方文武各員。撫綏彈壓。閭閻尚為安帖。惟嘉興為江浙兩省咽喉要地。現在夷船尚在江蘇洋面遊奕。儻一有警報。民心不無驚恐。李擬即前往該處。與江蘇交界之平望一帶。察看情形。扼要駐紮。以資控制。俟諸務就緒。即行折回。屆期體察情形。或就近在甯郡一帶籌辦羈縻事宜。至前次夷保解回省城收管。現經委員解至鎮海交還。或藉此恩信。易受羈縻。李等惟有設法辦理。再外委陳志剛前赴

夷船面見首目郭姓。除來往書信。業經揚威將軍奕經奏蒙

聖覽在案。其首目郭姓。曾向該外委言及該國不願戰禍。祇求通商。伊中堂待我們恩義甚好。我國無不敬服。現在來浙。是何官職。能否奏事。所有曉諭之言。我們尚須稟明我國全權之官商辦。但恐伊中堂不能了結。我們須先見伊中堂面商。若有

欽差大臣李本。還須在舟山同我國全權之官面商。我們不敢擅行作主等語。等以該逆如果情願息兵。懇請通商。若再求見等及伊里布時。自應准其所請。惟等不敢擅專。相應先行請

旨。伏候

訓示遵行。再令此次前赴嘉興。除由京帶來佐領兵弁。並杭州滿營官兵。仍帶往差委外。所有四等侍衛威齡。並前由浙省派委隨同辦事之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六品頂帶管通羣。山東沂州府知府陳晉恩。在籍刑部郎中嚴遠。浙江石浦同知舒恭受。浙江前任長興縣主簿嚴錦堂。嘉興協副將福禧。撫標中軍參將尚安泰。外委陳志剛。現俱一併調往。以資差遣。合併陳明。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牛鑑奏。寶山接仗情形。當經降旨。著訥爾經

額等先事豫籌堵禦。並將自瀾河至山海關一帶沿海前路之礮酌移後路。該督於接奉後。如何籌備。以臻妥善。著即迅速具奏。茲發去籌議防勦機宜各條。並著訥爾經額體察情形悉心覈辦。總期布置周密。以操勝算。而遏逆氛。是為至要。

一海口自大沽北岸。至北塘南岸。後路接應。擬用察哈爾馬隊。
一大沽南岸。至山東連界之狼坨子一帶接應。擬用察哈爾馬隊。

一北塘北岸。至洋河口一帶。於後路空闊處。擇要來往接應。擬用吉林馬隊。

一山海關秦王島。後路接應。擬用黑龍江馬隊。

一北塘北岸後路。仍須接應。擬用胡超管帶陝甘兵內酌撥。
一天津城內少井。向係取汲外河。總督臨時。似應移駐天津城
外之賀家口一帶。屯兵紮營。且彈壓城外商船糧船。聲勢更為
聯絡。

一逆夷船載馬匹。似不專為上岸乘騎而設。且又多置竹人。或
即係火龍經所載真馬假人燒營之法。於上岸後發機衝突。其
上岸處所。必在荒僻海沿。我兵瞻見。迅即飛報後路馳往。乘其
半渡。易於攻勦。我兵復於近岸。相度地勢。埋伏夾擊。如猝不及
伏。即先用火繩火彈拋擲。再用藤牌兵滾斫馬足。馬必驚逸。我
兵再以槍礮橫擊之。使其人馬不能相顧。可期得手。

一大沽北塘南北。陂陀高下處所。宜多設疑兵。該逆見營盤旗幟屯紮。必併力攻撲。及至近前。卻係虛設旗幟。我兵恰統出後路掩擊。使該逆猝不及防。或後路本未設兵。而前面反有游兵往來。待彼直撲。我兵又從左右抄擊。將該逆衝斷。首尾不能相顧。所謂前虛後實。前實後虛。左虛右實。種種出奇制勝。該夷必至驚潰。

一自澗河以東。至山海關各海口。並沙岸漁戶。先期密遣人與之雜處。儻夷匪於空僻處登岸。必劫令引導。即可誘入夾擊。再假扮商漁各船。為之引線。誘令夷船擱淺。臺灣制勝。即用此法。惟此等誘賊之人。必須親信弁兵鄉勇。加以重賞。方可密遣得。

力。否則為夷所餌。不可不防。

一大沽北塘。攔江沙外。夷船礮力不能及我礮臺。必用杉板多隻駛入。以火箭火彈。焚擊臺上之兵。魚網綿被。以之禦礮子。則不足。以之禦槍丸。火箭。則有餘也。

一杉板駛入內河。較之洋面。攻擊大船。似易得手。或於水底暗伏水勇。用計擊沈船隻。又於岸上多設槍礮。兩面夾攻。或用火箭火彈。焚燒其船。隨機應變。可期制勝。

一大沽海口。防禦嚴密。該逆自不肯徑進。必於間曠處。用小船載人。分起運送上岸。我兵聞信。自應分兵抵禦。但夷情詭詐。或伴於此處進兵。誘令我兵用全力堵禦。實則於他處復用船

運送礮位人眾。上岸滋擾。甚至夷兵登岸後。繞至我兵後路截殺。則前面之礮。均不得力。總須先事豫防。思一萬全之策。方不墮彼奸計。

一逆夷於偏僻海邊。運送礮位上岸。我兵迎面直擊。勢必攔其兇蹙。自應於岸上設伏抄擊。方易得手。惟沙岸一望平漫。豈能處處布置。該逆於無人之處。亦必不空開礮火。擬於岸上距村莊較近處所。擇地設伏。俟逆夷撲搶前來。或從兩面夾擊。或從後路兜剿。則夷匪離船已遠。必致驚潰。

丁卯。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駐紮崑山。兩月以來。據各路探報。初八日。在吳淞接仗時。擊沈火輪船一隻。又擊壞大

夷船二隻沈擱沙灘。又擊斷大夷船中桅一隻。仍前駛去。

並查得該逆入寶山城後。點明各船轟斃夷人。約有二百

數十名之多。本報連日來所報連日來所有各事驅使本地強壯丁男。為之搬運物件下船旋

即陸續留住。補充斃夷之數。又於十二日已刻。報到該逆

船四隻。於十一日午刻。駛近上海縣城。夷匪數百人。即從

新閘登岸。繞進北門。該縣商民。久已遷徙一空。力不能支。

即於未刻失守。又於十三日午刻。據壽春鎮尤渤署松江

府王紹復稟報。該逆船由浦江駛入城外。砲聲不絕。該鎮

即將所帶官兵。出城分紮四隊。嚴陣以待。該守上城督戰。

見黃浦江面。由東南駛來火輪船二隻。本報形似天大船者十有餘隻杉板船四隻。開放

楊州府志卷之

大礮五六十聲。我兵見其將近，乘漢口岸，開礮回擊。該逆

本報如平昔有以平下平下

相持至申刻，仍由原路而去。伏查該逆兇狡異常，見我兵

隊伍整齊，不敢近岸，難保其不糾約多艘，去而復來。臣已

飛飭該鎮守嚴督弁兵，實力堵禦，務使計出萬全，不使該

逆有可乘之隙。至由松江、泖湖而進，可以直達蘇州盤門

外之寶帶橋，逼近省城，最為緊要。已飭臬司晷夜回省，面

商撫臣馳赴寶帶橋、葦衣浜一帶，分別堵禦。其由上海之

新閘至青浦之黃渡橋、四江口、崑山之三江口，臣已節節

如有奇報，本報即刊

設伏，預備減運糧船多隻，截其來路。並面飭蘇松鎮周世

榮在於三江口地方屯紮營伍，督率防勤。所有劉河、福山

兩海口。臣與撫臣會商堵截。不令一船竄入。現查上海文武員弁尚無下落。

牛鑑又奏。臣接准廣州將軍耆英咨稱。於五月十一日自杭州起程。星夜趕赴嘉興一帶。擇要駐紮控制等語。臣查前撤調壽春總兵尤渤管帶之防兵二千名。本擬以一千名留駐松江防守。以一千名派往蘇州省城。以壯聲威。業經奏明在案。旋因該逆已據上海縣城。松江萬分喫重。臣已飛檄尤渤。即將所帶之二千名防兵。全數留紮松江。以厚兵力而資攻剿。茲該總兵等雖已擊退逆船。而逆夷詭譎萬端。所有該總兵所帶之兵。未便再行分撥。轉形單弱。

現在蘇州省城尚未設有重兵。而湖北提督劉允孝又無抵蘇的期。江浙唇齒相依。嘉興至蘇州不過水程兩日。臣現飛咨廣州將軍耆英帶兵一二千名。星夜來蘇。以壯軍聲。而安人心。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上海失守。逆船駛抵松江城外。並查明吳淞接仗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逆占據寶山。將本地強壯丁男。為之搬運物件。陸續留住。補充斃夷之數。殊堪痛恨。前在吳淞接仗時。擊壞大船二隻。是否即係擱淺之船。該逆於十一日。從新開統進上海北門。上海遽已失守。該處是否有將弁防禦。曾否交鋒。現在文武員弁。作何下落。逆船由浦江駛入松江城外。

官兵出城嚴陣以待該逆開放大礮五六十聲我兵回擊逆船仍由原路駛回既已接仗何以並未擊壞該逆一船其杉板船丈尺約有若干有無裝載大礮據稱由上海新闢至青浦之黃渡橋四江口崑山之三江口均已節節設伏堵截所奏亦未明晰仍著該督逐條查明並將如何堵截之處迅速詳晰具奏至松江由泖湖而進直達蘇郡實為省垣要隘著牛鑑督飭文武員弁併力防堵勿令逆夷竄入其附近各處港汊亦應協力分防切勿顧此失彼又另片奏松江防兵未便撥往蘇州等語昨已降旨諭令耆英伊里布前來協同籌辦並諭令奕經於參贊大臣內酌調一員赴蘇統兵防禦劉允孝所帶之兵如尚未到

著即探明催提務令及早抵蘇該督惟當共同商酌保守省垣並相度機宜力籌攻勦是為至要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臣跪讀數四不啻

面命耳提仰見

聖明洞察惟恐夷情詭譎思慮稍有不到即墮奸計

指示周詳莫名欽服竊臣任事直隸將及兩載統計在洋籌防已閱年餘之久於此間天時地利人事均屬目擊無不周諮博訪悉心體察折衷定計以操萬全即逆夷無警而與文

武員弁再三提撕時時如有賊至不敢稍有疏虞現在江浙等省警報屢聞屢奉

寄諭臣與在事各員見逆夷之猖狂莫不同深憤恨茲蒙

垂詢各處如何布置臨時如何策應並該逆呈遞字件必主見豫定勿令軍民觀望士氣不揚仰見

宸算卓越早破奸謀臣謹將籌辦事宜分晰各條敬為我

皇上密陳之

一該逆如敢北駛其大船萬不能進口誠如

聖諭必將大船停泊沙外另用小船駛入查刻下潮勢微弱至大不及一丈且夷情狡獪初到之時不敢即行深入必用火

輪船杉板船先行嘗試。聞在南省大率如此。臣已與鎮將等嚴約。該船如果駛進。務須以靜待動。以逸待勞。度我礮可及彼船。然後聯環施放。以重子擊其船。以窩蜂子擊其人。決不可一見船影。一聞礮聲。即行開礮。以致敵船逼近。轉有礮熱難施之慮。又南北兩岸。除河身中流外。均屬淺灘。北灘長有葦草。該逆詭譎多疑。慮有埋伏。必不駛往。南灘一片空曠。潮來水漫。淺深不辨。擬於灘上安設小木椿。鐵鹿角。另於岸上故張旌幟。作為疑兵。令彼揚帆奔赴。遇椿遇幟。皆可刺破其船。而火輪兵船。並可攔淺。是時礮擊火攻。兩俱得力。此預備逆夷小船駛進抵禦之策也。

一大沽南北礮臺。乃津郡門戶。最為緊要。且多礮羅列。若使礮臺被占。則我礮轉為彼用。誠如

聖諭。斷不可不。加意嚴防。臣與鎮道熟計。礮之猛烈。惟土可制。前經演試。得力。眾將眾兵之所共見。因於各礮臺上。筋堆土壘。橫直兩層。前一層用直。在各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各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橫以木梁。復蓋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裝藥裝子。皆有遮護。可以避其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箭。眾將眾兵。皆知敵礮萬不能傷。更覺心定氣奮。北塘南。北兩岸礮臺。亦照此一律。辨妥。查該逆所至。披猖。總因礮

如雨下。弁兵受傷潰散之故。今如此安置。則兵不畏礮臺。本此來從字廷臣亦本不自可守。此各處布置避礮守臺之策也。

一臺既能守。則前路先鋒。可以相機取勝。而後路接應。自然益加奮勇。前奏大沽北塘兩處礮臺。後路接應。皆係鎮臣在前。提臣在後。兩提臣營盤。與兩鎮臣營盤。相去不下二十里。臣與該提鎮等議定。設有夷船北駛。信息兩提臣各酌留兵數百名守營。一面帶兵赴提。與鎮臣相距均不過二三里之遙。一則前路之兵。知接應之不遠。必能奮力進攻。一則後路之兵。視賊勢之如何。可圖相機制勝。並於各營分設銅鐵礮位。共計五百斤至千餘斤者。四十餘尊。

又一二百斤者。三百餘尊。並製有四輪兩輪礮車。可以裝載推挽。隨處接應。又每營分撥竹礮二百尊。是後路層層有礮。均已足數應用。至礮臺所設礮位。大小相間。大者擊其河心之船。小者擊其傍岸之船。弁兵演練既熟。先後次第。皆有一定章程。且移礮撤後。明示其意。恐轉起畏懼之心。不言其故。又恐妄生疑慮。應請仍循其舊。可保無虞。此臨時預備後路接應之策也。

一大沽北塘兩處地勢相同。設夷船駛入。我兵抵禦之具。其明用者礮位為先。而以擡槍火箭火彈竹礮弩箭助之。並於河心木筏之上。安設二三千斤礮位。遣水勇隱身點

放足以攻其船底。其暗用者以大魚網多張。沈水五六尺。滿河皆有。使其兵船遇之而罟。輪船遇之而織。輪則彼船進退皆難。迅疾勢必張皇失措。我兵攻勦益見得加。又備有網船百餘隻。堆積葦草。澆以硝磺桐油。已揀備精細膽壯之人。擬黃夜帶領水勇。由海河左右通海之鹽溝。統至夷船後面。相風施放。以為焚燒之計。此各處預備攻勦之策也。

一該逆詭譎多端。各處猖獗。皆係乘虛而入。兼且散布謠言。聲東擊西。更易誤墮術中。臣與在事文武熟商。此間以大沽北塘為最要。其餘各小海口次之。設令該逆窺見大

沽北塘兩處防範嚴密無可得手。另用小船滋擾別處。俟
我分兵往應。輒用大幫駛進。此亦不可不防。現已議定。狼
坨子祁口一帶。有警則用南路之兵勇接應。澗河黑沿子
一帶有警。則用北路之兵勇接應。大沽北塘屹如山立。不
准一兵動移。緣各處小海口。惟三板船可以行走。且多係
乘潮方可出入。攻撲較易。萬不可舍此顧彼。致涉張皇。並
於大沽迤南道溝子之高橋地方。鹽溝埋伏鄉勇五百名。
北塘迤南灘上之鹽溝。埋伏陝兵五百名。以備出奇制勝。
此臨時持重。並設接應之策也。

以上各條。臣俱悉心籌議。嚴益加嚴。且天津郡城尚存新

舊兵二千餘名。鄉勇一千名。現又蒙

飭調山西兵一千名來津。飭令太原鎮總兵善祿管帶統計兵數。郡城足備防守。且可臨時相度情形。分撥接應。所有郡城至葛沽一帶沿河兩岸扼要之區亦俱勘定。設伏處所。擬

每處安設竹廠數十尊。鐵礮十餘尊。分伏兵勇於河道曲折有所障蔽之處。設該逆竟用小船內駛。即可相機轟擊。以為萬有一然之防。至逆夷進口先行呈遞字件一節。誠如

聖諭該逆若再北駛與前歲赴津情形迥不相同。其要求既非情理。則收受即為猶豫。誠恐隳我士氣。聞繫匪淺。如係違一

二人駕杉板船投遞謹擬遵

旨擲還亦不傷害其人僱用火輪船前來投遞則該逆叵測之心業已顯露自應伺其動靜準備轟擊若用被脅商漁代遞即遵

旨將字件密行呈奏扣留人船勿許放回並擬探有夷船信息即先出示封港無論本地與外來商船俱禁止出入免其誘脅舵水作為引導臣萬不敢稍涉遲疑有誤事機抑臣觀該逆伎倆總以漢奸為爪牙失事各處均有漢奸內應臣督飭地方文武嚴定章程編列保甲城市鄉邨俱委員逐日輪查務使外來奸匪無可容足郡城五方雜處良莠不

齊並恐海口有事。本地土匪。因風吹火。藉端劫掠。搖動人心。特諭令各紳耆於闕廂內外分為二十局。各自團練。作為戰民。俱列名註冊。使之守望相助。平時即隨同各委員分段稽查漢奸。如有查獲。立予重賞。現在城廂內外各色人等。悉為官用。人心固結之至。斷不致為奸滑之徒。搯撼誘脅。該逆縱詭詐百出。若無漢奸內應。自亦無從得手。臣滿洲世僕受

恩深重。從不敢於

君父之前。稍作過量之語。惟兵弁振作。士民安堵。確有可信用。敢據實數陳。以期仰慰。

宸懷

訥爾經額又奏正在繕摺聞接奉

廷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牛繼奏寶山失守情形天津地勢處處有攔江沙逆夷
不識路徑可期勒殺淨盡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深恨逆賊披
猖至於此極仰蒙

聖主俯察天津地勢處處有攔江沙與濱海立城者情形不同
飭令先事密籌期於眾志鎮定不可因寶山失挫致懈士心臣敬
領

訓示深切著明無任欽服查大沽北塘等處均係海河該逆大船

不能駛進。其一切布置。以及安設兵礮。逐層埋伏。逐層接應之處。已於正摺內明晰聲敘。伏念賊勢如此猖狂。尤在持以鎮靜。庶士氣益奮。人心益固。且該逆梳上放礮。原係以多取中。非有一定準頭。臣所籌辦各事宜。總以先避其礮為主。令我兵站立得住。無慮潰散。設彼竟敢冒死登岸。則彼船在後。必慮自擊前面之人。不肯開礮。而我後路之槍礮火箭。大有可用。或從後抄擊。或分翼截殺。必當恪遵諭旨。相機取勝。其澗河黑沿子等處海口礮臺。並安營之處。多係依傍村莊。緣無村莊之處。即無水可取。且附近村莊。團練鄉勇。近則可以隨營操練。同兵協防。遠則離家不便。現在

兵勇同處日久。均已聯為一氣。至各礮臺原設礮位。二三
十尊不等。臣前又分撥竹礮。每處五十尊。礮臺不能容納。
因一律排設於營前土壘之上。使該逆舍舟登岸。礮臺前
面一片淤泥。重壘則空陷坑。勢難駐足。我兵乘勢施放槍
礮。足可得力。所有前次奏明各處後路接應。臣現已豫備
竹礮五百尊。分撥應用。以資攻守。至山海關一帶營盤。早
經移紮在後。臨海礮位。亦俱酌移後路。臣前又解去竹礮
二百尊。新造擡槍一百桿。火箭二千枝。交鎮將存營備用。
並咨會

欽差都統哈琅阿查照在案。

諭內閣著派賽尚阿馳驛前往天津會同訥爾經額商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據訥爾經額奏遵旨籌備一摺又另片奏查察天
津地勢情形等語朕詳加披閱所議各條尚屬周妥其中有一
二處尚須究論以臻盡善者已派賽尚阿馳驛前來會同該督
面商辦理著俟賽尚阿到後與該督詳細籌畫再行具奏

戊辰

諭內閣江蘇海口現有逆夷滋擾天津濱海之區自應先事豫防
昨經降旨派賽尚阿馳往天津會同訥爾經額商辦事件賽尚
阿著即作為欽差大臣頒給關防會同該督辦理防勦事務巴
清德那桑阿著隨同前往乾清門侍衛托精阿阿克精阿倭哩

布。長山均著一併帶往。酌量差遣。俱著馳驛。遇有陳奏事件。巴清德。那桑阿。著一同列銜。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逆夷猖獗。天津海口防禦尤關緊要。著喬用遷。鄂順安。將該省所存撞礮撞槍。酌量挑選二三百桿。委員解赴天津交訥爾經額收存備用。僕該二省所存撞礮撞槍無多。並著趕緊製造。陸續添補。其前調之山西兵一千名。經過河南。著鄂順安催令迅速前赴天津。毋得稍有遲誤。

又

諭現在駐關之吉林兵一千名。著哈琅阿留五百名。在關防守。其餘五百名。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又前駐高橋之

黑龍江兵一千名。著即飛調來關。留五百名。其餘五百名亦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並著於巴雅爾、倭克精額、烏凌額、德齡、阿富勒洪額五人內。公同商酌三人。管帶前往。擇要駐紮。以資防禦。

又

諭。所有駐紮高橋之黑龍江兵一十名。本日已降旨調往山海關。著著禧恩於大凌河馬匹內。再行挑選五百匹。迅速解往山海關。以備更換。

又

諭。昨據鐵麟等奏。豫備蒙古兵二千名。已駐紮口上遊收。聽候調

遣著飭令迅速啟程前赴天津所有直隸牧青馬匹著全數調回京師牧放並著該都統等酌量於上駟院太僕寺牧羣內挑選二千匹派員管解來京牧放備用

又

諭前有旨諭經額布挑選吉林精兵一千名棍楚克策楞挑選黑龍江精兵一千名候旨調遣該將軍等接奉後定已妥為揀調分派得力之員管帶矣現在逆夷猖獗有分隸北駛之謠天津重地不可不密加防範著經額布即將所挑吉林兵一千名派員管帶前往錦州高橋駐紮棍楚克策楞所挑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員管帶前往盛京駐紮以備調遣所有該兵丁隨帶器械

務須精良通用為要。

楊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五月十一日等因逆夷攻陷江蘇寶山縣飛飭總兵尤渤帶兵改道赴蘇接應等情一摺拜發後旋接兩江總督牛鑑來咨寶山失守提督陳化成業已陣亡該督現在退至嘉定地方等聞信之下不勝髮指皆裂因思寶山為上海屏蔽寶山失陷上海甚難固守蘇松一帶兵民柔脆人情必將震動而上海距嘉興一帶不過二百餘里防守更屬緊要查浙江本省官兵向不足恃其調到各省征兵除尤渤帶去河南兵一千一百名陝甘兵九百名又江甯旗兵八百名已

撥赴江蘇。豫備續調外。分防省城。曹紹上虞。以乘。及各海口兵勇。共計一萬四千名。刻下江蘇喫緊。似須再行調撥。以資防堵。惟撥數較少。仍屬無濟於事。撥數較多。則浙之虛實。逆夷偵知。又恐顧此失彼。李等再四籌商。江浙唇齒相依。蘇州尤為緊要。無已。先將現屯嘉興之江甯旗兵八百名。飭赴蘇州。聽候調遣。其嘉興一帶。居江浙兩省之中。亦須有兵屯紮。李等現在通盤籌算。省城為根本重地。所有駐守各路官兵。似不宜再有調動。其曹江紹興。及上虞。以東前路兵勇。分在數處。亦難再撥。惟查有續調廣西官兵一千名。頭起業已到省。即令此項兵丁。暫駐嘉興。候調。

並查尤渤所帶弁兵將官較少。擬即派署參將史殿元。遊擊李偉勳。先行前往。以資差遣。仍俟江蘇解嚴。再由茅等酌量撤回。再連日據各路稟報。夷船由西南外洋。駛向東北而去者。紛紛不一。現在上海已有夷船二十餘隻。定海衛頭等處停泊。及駛出夷船約四十餘隻。陸續在金塘羊山。橫水。各洋面。游奕無定。現又據象山縣營稟報。自西南外洋駛來四桅三桅二桅等船十六隻。亦向東北竄去。大約夷船總在八十隻內外。其形長圓不一。並不似一國之船。但逆船既多。分竄沿海。迤北各口岸。均屬喫緊。李等已飛咨各督撫將軍。節節加意防範。至天津海口。為畿輔切

近之區年來一切防堵事宜節經

欽派大臣審度周詳該督及帶兵大臣定能恪遵

訓示布置妥善設逆夷膽敢窺近必將自取滅亡惟李等到浙半年以來身歷其間所有該逆伎倆見聞較為親切該督等或未能深悉謹就所知臚敘五條以備防堵之助故為我皇上陳之

一天津貨船皆能直抵關門逆夷如敢駛近宜以鎮靜防守為要凡係商漁船隻皆宜聚於閘內勿使出入免致奪我船隻資為夷用且凡通海港汊及偏僻小路均宜派人稽查堵截毋令一人往來以斷漢奸傳送消息接濟糧食

並令府城內外各店鋪連環取得其廟宇等處概不許容留閑人庶不至造作浮言搖惑人心

一江浙地狹路仄難於布列行陣勢不得不於沿塘近海之處去兵防堵北方地勢寬展儘可於逆夷大礮不及之地扼要安營並於高阜處搭設高檣遠為瞻望以次傳報該逆最畏擡礮如敢豕突上岸彼之大礮一時不能運動我兵用擡礮連環轟擊較為得力

一沿塘建築土墩不甚可恃逆礮力猛有準不過一二出土墩便已坍塌且逆礮大半自挽頂施放憑空下擊我兵雖藏伏墩後仍不能避或於營外建築土城庶可避其火

箭

一逆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每當每當槍礮相持煙霧迷漫之際彼必多方從背後及兩旁繞出或冲行陣或截營盤我兵腹背受敵逆不得手是宜先將各處小路設法截斷或撥兵瞭望堵禦並加意防守營盤我兵自不至有顧此失彼之虞

一北方地勢既曠逆夷登岸必以大隊攻撲我兵即須以大隊迎敵該逆該逆總以五人魚貫一排腰插手槍尖乃背插火箭其鳥槍以四桿輪替為首者施放第五人裝藥以次傳遞聯絡不絕我兵於正面攻勦之外尤須尤須於遠處多伏

馬隊從兩旁橫衝其陣。彼必自亂。並查逆夷慣用炸礮。我兵易致受傷。如臨敵之際。地勢寬展。宜各以數十人分為散隊進攻。庶彼炸礮落於空地。不致每發傷人。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奏防勦事宜五條。可備採擇。茲先鈔錄原奏。發交訥爾經額閱看。著俟賽尚阿到後。會同相度情形。酌量布置。以臻周密。本日已派賽尚阿為欽差大臣。會同訥爾經額辦理防勦事務。並派侍衛巴清德。那桑阿等。隨同前往矣。現在直隸兵丁尚須添派。著該督於所屬各營。挑選步隊兵丁一二千名。前赴天津。以資防堵。更為周密。現已調察哈爾官兵二千名赴津。又調吉林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

帶。擇要駐紮。以壯聲威。所調山西官兵。著於河南一帶。迅速迎提。

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程商米奏。竊照蘇省現辦堵勒事宜。經臣等節次請兵請餉。籌復上海寶山二城。以期稍贖愆咎。所有應辦事務。如支放銀糧。添造槍礮。製造器械。豫備兵糈。皆屬關繫緊要。臣等現飭藩臬兩司。妥議章程。公同覈定。在於省城。設立糧臺。分別趕辦。其督理大員。本省藩臬兩司。自是責無旁貸。惟藩司李星沅。本任度支。已屬不少。又管理江浙兩省軍餉數百萬兩。並會辦浙省糧臺。實已刻無餘暇。臬司覺羅崇恩。現須來往各處海口。隨

時帶兵策應。亦有本任刑名案件。均未能專司坐辦。而蘇省又向無同城道員。除糧道已經押運啟程外。惟汪甯鹽巡道黃恩彬。現署江甯藩司。未經卸事。其餘巡道。非專駐江海各口。即歷來管理河工得手。未便調令來省。臣等伏查上年蘇州奏設浙江後路糧臺。欽奉

諭旨。飭令原任湖北藩司孫善寶。辦理一切。於今半載。實力實心。不避勞怨。其督製各件。無一不親加試驗。解赴浙省。並無遲誤。已經著有明效。刻下浙江軍務稍就輕簡。蘇省現設糧臺。與浙省前設糧臺。同在一處。若以該員就近兼辦。指事必可裕如。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蘇省一時實乏大員。即令該員孫善寶會同藩臬兩司兼管蘇州糧臺事務。一應文案簿籍各分界限。不任混淆。將來報銷亦復各歸各省。無虞轉輸。其崑山松江等處應設分局。以為轉輸。由臣等委員承辦。統歸糧臺綜覈。如此則責成既有專屬。而公事得以認真。實於勦堵機宜均有裨益。

程嵩采又奏。竊照逆夷於初八日攻陷寶山縣城。即有逆船二隻闖入黃浦江內。當經臣由驛馳奏。並將省城防守事宜陳明。

聖鑒在案。查上海濱臨黃浦。該處商賈輻輳。且設立防堵總局。存

貯軍火餉銀所關匪細。臣一面飛飭該道營縣暨調防將官督飭弁兵認真守禦以期力保危城。並因松江郡城現在較為喫緊。前次督臣奏調壽春鎮尤渤管帶兵丁二千名。先後由平湖行至松江。即一併截留該處駐紮以資防守。去後旋據探報。十一日午刻逆船四隻駛近上海縣城。署提標右營遊擊封耀想守備王嘉謨等督兵守衛力不能支。即於未刻失守。並據蘇松太道巫宜稷稟稱該道因寶山失守。逆夷逼近滬城。當將總局餉銀文卷等項督飭局員運赴松江府城。並因該郡兵數無多。前往查看情形。即回縣會督文武防範。詎該逆已於十一日進攻縣城失。

守該道未及入城。即馳回松江。保護糧餉。又據松江府稟。逆夷於十二日。駛進火輪船二隻。杉板船四隻。在松江南門外黃浦江內。開礮五六十出。經該署府王紹復會同壽春鎮尤渤。督同弁兵。出城堵禦。開礮回擊。該逆因見我兵隊伍整齊。即於申刻退出。現經華亭縣劉坦等將浦江進口要路設法堙塞。各等情。臣披閱之下。忿恨填膺。該逆既陷寶山。不數日。又陷上海。進犯松江。實屬猖獗已極。現雖已由松江退出。難保不去而復來。且黃浦為至蘇要道。官塘則由青浦崑山。可以直達蘇城。外河則有澱山湖。章練塘等處。湖面較寬。而港汊較窄。臣已飛飭各縣營於湖口。

支港等處。嚴督弁兵。晝夜巡防。並於官塘要隘處所。將減歇。應行修造糧船。駕往停泊。多購竹篾。麻袋。填以土石。如果該逆竄入內河。即鑿穿船底。沈塞河心。以阻其進犯省城之路。惟山西湖北各兵。尚無抵蘇消息。省城兵力較單。經督臣飭令徐州鎮王志元。帶兵七百名至蘇。即令在於城外寶帶橋等處駐紮。並又奏明飛咨。

欽差大臣耆英。帶兵前來。以為援應。其平望王江涇兩處。亦已飭令安徽撫標官兵三百五十名。分赴巡防。此外福山劉河兩口。俱係省會要津。現飭該官兵等防範加嚴。免致該逆分竄四竄。一俟各路兵丁到齊。即力圖進取。克復城池。以

期稍曠前愆於萬一。伏念巨猷以庸材。謬膺封圻重寄。數日之內。連城失守。獲咎匪輕。惟有請

旨。將臣交部治罪。以為兩次失地者戒。再該逆攻陷寶山。三日後始由浦江竄入上海。所有在城文武。查該縣劉光斗。守備王嘉謨等。現無下落。其署遊擊封燿祖。是否嬰城固守。上海道巫宜禔。是否藉詞他往。容臣另行分別查叅辦理。程喬米又奏。臣頃准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來函。以逆夷大肆猖獗。現已專弁給文。前往照會。曉以大義。示以利害等語。惟該夷有無回書。現在尚未得悉。因思蘇州為根本重地。大兵到尚需時。而夷船又至黃浦江。情形實為危急。

伊里布素為該夷悅服。可否

敕令伊里布來蘇。將該夷暫示羈縻。以安人心。一俟各路大兵到
齊。再籌攻剿。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牛鑑奏。逆夷闖入上海縣城。失守。已降旨諭
令極力防堵要隘。本日據程高米奏。逆船駛近上海縣城。署遊
擊封耀祖。守備王嘉謨等。督兵守衛。力不能支。旋即失守等語。
覽奏憤懣。該處兵弁。究有若干。何以尚未交鋒。遽致失守。現在
文武員弁。作何下落。有無逃避情事。著查明具奏。其各郡縣餉
銀文卷。現已運赴松江府。自不如運至省垣。更為妥協。又牛鑑
程高米奏。請蘇州設立糧臺一摺。所有蘇州省城設立糧臺。即

著派令孫善寶就近兼辦。仍會同藩臬兩司稽查文案簿籍。勿令混淆。其分局轉輸統歸糧臺綜覈。以昭慎重。前經降旨諭令耆英伊里布馳赴江蘇會同牛鑑等商辦一切。諒於接奉後遵照辦理。惟蘇州省城為根本重地。松江黃浦及青浦崑山等處為入省要隘。處處均關緊要。著牛鑑等嚴督將弁。加意分段防禦。可勤則勤。當守則守。毋稍疏懈。以致再有疏虞。其調取湖北兵丁著星速催提入境。以資協防而壯聲勢。

己巳

諭內閣著八旗漢軍每旗各挑選神機神樞殿二十五位。共二百位。交欽差大臣賽尚阿帶往天津備用。

江甯將軍德珠布副都統興倫泰竊等前因乍浦失陷
曾將衝要江城酌加慎重緣由繕摺於四月二十九日拜
發後茲於五月十三日蒙准江蘇撫臣程高來咨開逆夷
攻陷吳淞直逼上海而大隊逆船仍泊吳淞難保無分投
滋擾咨行加意謹防等因等接閱之下不勝髮指伏思
江南省會城垣邊關要隘殊多現在旗兵僅有二千一百
餘名其前經暫留浙省之兵八百名如蒙

恩准撤歸僅數城垣防守而京口迫臨江岸近接省垣為南北咽喉
最要之區該處連青州兵現只一千五百餘名亦僅數
城中防守如從前吳淞一帶堵禦森嚴長江之慮尚可稍

舒今既失陷吳淞其近海之團山關鴉鼻背等處以及沿江各隘皆變為極險之區當茲逆夷雖未入江不但崑山蘇州水旱道路可慮其侵而由海道通江有崇明劉河等處縱謂沙淤水淺逆夷大船不能行進而火輪杉板諸船並聞有新造竹筏皆可便行況像一水風帆非同陸地可比是則京口重地尤為可慮李德珠布像駐防西安滿洲世僕素知該處旗兵尚稱強勁當此李德珠布像長江可慮之時請將西安旗兵調撥一千名前來協防庶幾得資保護李復思凡逆夷滋擾先憑漢奸探聽消息縱或防守兵多而奸細內藏終為所潰前聞乍浦有失即像漢奸暗為內應故隨飭

守門弁兵。留心查看。曾獲面生可疑者數人。內臂有針刺墨圈。辨後。又有月牙痕者。形跡可疑。現在飭縣嚴訊。以昭慎重。並囑護藩司黃恩彤。轉飭省垣內外居民。結連保甲。實力稽查。俾奸宄不能涸跡。

諭軍機大臣等。德珠布。興倫泰。江甯京口重地。加意謹防。一摺。據稱江南省會。要隘殊多。京口。迫臨江岸。為南北咽喉最要之區。逆夷雖未入江。甚為可虞等語。江南省城。現有旗兵二千餘名。京口駐兵一千五百餘名。僅敷守禦。所請調西安旗兵一千名。程途遼遠。恐緩不濟急。即使調齊。而以一千名兵下。分隘防守。亦覺單弱。無濟於事。惟有就本地原設兵弁。加意防堵。或激勵

本地土著民人同心防守。或於江河扼要處所設法填塞。阻其內犯之路。現已諭知揚威將軍。參贊大臣。酌撥兵丁一二千名。前來應援。至漢奸為逆。夷助虐。尤為可恨。該將軍副都統等。務當隨時留意偵察。嚴行懲辦。以絕奸萌。

又

諭。據德珠布等奏。江甯京口重地。兵力較單。恐逆船入江內犯等語。著奕經等。在統領各兵內。挑選一二千名。派員管帶。速赴江蘇。交牛鑑等的。派要隘。以資防堵。毋稍遲誤。

庚午。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夷船於十二日。由黃浦江駛抵松郡南門外。總兵尤渤奮力擊退。臣由驛奏。

聞在案。臣連日以來收集潰散兵丁已有四千五百餘名。臣以松
郡為蘇省屏藩。復派撥河南安慶兵八百名赴松。統交尤
渤布置防勤。又飭署松江府王紹復將近城之東。以西。以
二口門。相機堵塞。惟黃浦江接連三泖澱山諸湖。一片空
闊。其各湖收口之處。最為淺窄。該逆大船火輪船。斷難闖
入。惟杉板船。可由泖澱諸湖直抵省城外之寶帶橋。先經
臣派徐州總兵王志元帶兵七百名。揚州等營兵二百名。
在彼駐守。尚慮兵力單弱。臣復派河標漕標兵一千二百
名。赴寶帶橋一帶。統由撫臣調度嚴防。一面飛咨廣州將
軍耆英帶兵一二千名。迅赴蘇州扼要控制。並咨揚威將

軍於嘉興防兵內酌派一二千名赴蘇應援以固省城根本。旋據鎮臣尤渤會同署松江府稟報十四日寅刻該逆又以火輪船二隻二桅大船三隻駛向東泖似欲上岸接仗。該鎮即帶兵於適中之地排成隊伍相持至巳時逆船連放大礮我兵均伏在地隨避隨前用礮回擊並用擡礮火槍更番壘進。該逆船始行怯退向西南駛去等情。查西南有斜塘口及橫羅涇二處大口斜塘口可通乍浦橫羅涇口可通泖湖。頃探泖湖已有夷船駛入測量水勢。臣現飛咨撫臣暨浙省嚴密相機勦截並飭尤渤督率將士始終奮勵保守松郡務出萬全。臣在崑山居中調度。所有劉

河福山二海口。並關緊要。臣又於劉河口添派兵三百數十名。福山口添派兵四百數十名。與原駐弁兵協力堵禦。以免分竄滋擾。

牛鑑又奏。據嘉定縣探報。上海城中。初九日。已不知文武官員下落。殊為詫異。臣查上海失陷。在五月十一日。何以初九日。城中即無官員。近接上海道巫宜祺稟稱。於初九日。護送總局銀兩。至松江府。旋即折回。而逆夷業已入城等語。是否藉端避匿。容與撫臣查明。會同辦理。並確查營縣各官。何員並無下落。一併據實奏參。以警效尤。而飭紀綱。臣身任軍旅。連陷城池。惟求

皇上加等從重治罪。臣不勝悚惶之至。又據嘉定縣探報。該逆現在吳淞塘岸。修理擊壞大船三隻。聲稱寶山一無所得。此行頗為喫虧。扣留寶山精壯四百餘人。抵補傷斃鬼子之數。並有等侯郭士利來到吳淞。再行定奪之說。

牛鑑又奏。臣正在繕摺間。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奏。逆夷意圖北駛。各省海口。必應節節嚴防。等因。欽此。臣查該逆船堅礮利。其礮置於桅上。所至開放。猛迅異常。礮彈重有七八十斤者。實非內地火器所能抵制。凡火輪船二桅船所能到之處。斷不可與之水上交鋒。

墮其詭計。惟有雙通堅壁清野之法。宣諭濱海居民。悉遷入距海十里或二十里之內。我之大礮擡礮鳥槍。亦退設於深港較遠七八里之處。肅隊嚴陣以待。陸戰除小路津梁填塞。撤斷截其竄入外。其總會及要隘地面。相度形勢。酌安兵礮。彼已離船走陸。所攜不過火箭洋槍。以我之大礮轟彼之小船。該逆決不能敵。一經得手。士卒無不心雄膽壯。勇往直前。自可制其死命。此則避彼所長。用我之長。舍藏所短。乘彼之短。於目前兵機。最為切要。合無仰懇皇上飭下沿海各省統兵大吏。舍水戰而備陸戰。激勵將士。同心勩力。奮勇直前。逆夷自不能深入內犯。總兵尤渤兩次擊

退夷船皆係備之陸路堅壘以待。是其明證。

硃批。此朕早已料及。早經飭諭。奈沿海堵禦。總要與其海上交鋒。反致兇毆益張。徒損國威。為之奈何。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再犯松江。復經官兵擊退一摺。據奏十四日寅刻。該逆又以火輪船二隻。二桅大船三隻。駛向東泖。似欲上岸接仗。壽春鎮總兵尤渤。整隊相持。逆船連放火礮。我兵均伏在地。隨用擡礮火槍。更番臺進。逆船始行怯退。駛去等情。覽奏已悉。惟泖湖已有夷船駛入。測量水勢。是現雖暫退。難保不別有說謀。仍思一逞。該督惟當竭力防禦。不可稍存大意。所收潰散兵丁四千餘名。為數不少。尤當剴切激勸。俾人人思

奮志切同仇。毋得稍挫銳氣。至蘇州城外之寶帶橋。係入省要隘。該逆杉板船。可由泖澱諸湖駛入。必應重兵駐守。所派徐州揚州及漕河各營之兵。尚嫌單弱。恐不足資抵禦。著該督卽於收回各兵內。酌撥前往。協同防堵。當更得力。另片奏。此次逆夷攻陷寶山。一無所得。現在攻犯松江。意在劫掠。疊經尤渤帶兵擊退。該城自可保全萬一。逆夷承突而來。力難抵禦。亦必豫籌轉敗為功之策。前此寶山上海。一經逆匪入城。勢如瓦解。皆未能豫設埋伏之故。著該督酌量地勢。僮於松江近城處所。先伏精兵。以備接應。卽使我兵不支。逆夷蜂擁入城。恣意擄掠。正可出其不意。揮兵進剿。可期聚而殲旃。惟該逆詭譎異常。尤須慎

之又慎。不可稍有漏洩。所奏陸路堅壘一節。已諭知沿海各處。相機料理矣。該督撫等自請治罪之處。暫緩置議。務須激勵將士。嚴密防堵。期於戰勝守堅。以贖前愆。而圖後效。

又

諭前因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語。有旨諭令禧恩。托渾布。相度地勢。豫籌防範。現當南風司令。難保該逆不乘風北駛。盛京山東海口。係逆船必由之路。即難保其不分路登岸滋擾。該逆船堅礮。神斷不可與之沿海迎戰。若徒恃沿海之礮。擊退夷船。必無把握。該將軍等務當恪遵前旨。將前路兵礮。移置後層。待其舍舟登陸。先以大小礮相機轟打。分路橫擊。或從背後抄截。庶可制

其死命。著各先事豫籌。毋致臨時貽誤。至盛京為根本重地。防範尤應加嚴。該處墩位。本屬無多。若僅於海口安設。後路無繼。斷難得手。著禧恩妥為相度。於各口扼要處所。將墩位那移安置。層層設伏。厚集兵力。俟其離岸較遠。聚而殲旃。是為至要。昨有旨挑備吉林兵一千。往錦州駐紮。黑龍江兵一千。往盛京駐紮。原以備天津調遣之用。僅盛京兵力尚單。著該將軍酌量截留。俾資堵剿。再前據僧格林沁奏。自備三盟蒙古精兵三千名。於近口地方駐紮候調。萬一吉林黑龍江之兵。全赴天津。而盛京兵力不敷。即於此項兵丁內。酌量截留。以為策應。著該將軍通盤籌畫。速行奏聞。揚威將軍防夷各條。及牛鑑片。均著鈔給。

禧恩托渾布問香